



包为◎著

领导人

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，
才不会是危险的黑枪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包为◎著

领导人

Ling Dao · Re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领导·人 / 包为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8

ISBN 978-7-80173-932-2

I. 领… II. 包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489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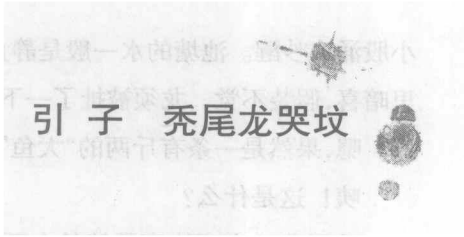
领导·人

作 者 包为
责任编辑 李璞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 787 × 1092 16 开
20 印张 38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32-2
定 价 32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001	引 子	秃尾龙哭坟
009	第 01 章	绑架私生子
031	第 02 章	权力是把枪
055	第 03 章	住在猪圈里的人
083	第 04 章	偷情上瘾
109	第 05 章	洞场·土匪·那边山
136	第 06 章	变态的心
165	第 07 章	笑脸如刀
193	第 08 章	过山风
224	第 09 章	暴走的女人
253	第 10 章	肉山的肉
283	第 11 章	风动幡动心不动



引子 秃尾龙哭坟

1

秃尾龙不是天生秃尾，它的尾巴本来并不秃。

那天，它饿极了。漂浮在水面上，抬眼皮的力气也没有。自从来到小池塘，没吃饱过一顿。池塘水太清太浅，不会有大鱼、大虾。想过等待虾米、鱼苗自动出现，时间长了，只漂来几根水草、几片荷叶。它只好猛吸一大口水，睁开半只眼，可怜巴巴地望向通往樵夫家的小道。虽说，樵夫每次带来的食物只够塞牙缝，但无论如何，比喝水充饥强。

十天前，樵夫把秃尾龙放进小池塘。头一次出门，头一次自由自在翱翔天空，秃尾龙兴奋过度。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迷失了回家的路。最后，筋疲力尽，从天上跌落，掉进一座山里。樵夫经过时，已奄奄一息。幸亏它只是一条小龙，樵夫轻而易举扛上肩。否则，不饿死也被太阳晒干。然而，一条小龙的食量，同样惊人。这些天来，樵夫竭尽家中所有，秃尾龙仍处于饥饿状态，无法腾飞，樵夫不得不出门寻找更多的食物。

樵夫回来了？

有人走近池塘，秃尾龙激动地双眼睁开，看清来人又失望地闭上。是樵夫的儿子，小家伙每天都来池塘边戏水，往日有东西充饥，秃尾龙也喜欢跟他玩耍，今天饿得头昏眼花，实在提不起兴趣。

睡了一觉，也可能是饿昏了一小会儿，秃尾龙被身下的一

小股涌浪吵醒。池塘的水一般是静止的，有东西在蠕动？肯定是鱼，一条大鱼！秃尾龙心里暗喜，假装不觉。龙须被扯了一下，才猛然张开大口，深深一吸，水流带着“大鱼”冲进嘴巴。嗯，果然是一条有斤两的“大鱼”，喉咙被撑得隐隐作痛，不过肚子里的饥火熄灭了。

咦！这是什么？

秃尾龙吐出两块塞牙缝的东西。不是骨渣或鱼刺，是一双小草鞋。

“天杀的恶龙啊，我的儿呀、我的儿……”

这时，樵夫的老婆在池塘边哭天喊地，秃尾龙感觉不妙了，惊慌查看池塘边，樵夫的儿子没了踪影。

樵夫赶着两只羊，唱着山歌回来了。秃尾龙已有了腾飞的力量，可面对哭泣的樵夫老婆，它不好意思和救命恩人不辞而别。等樵夫夫妻俩说完话，它从池塘飞上岸，愧疚地递上那双小草鞋。樵夫没有伸手接，而是拔出腰间的柴刀，砍将过来。它猝不及防，脑袋躲过了，尾巴被斩断了一小截。哪里再敢逗留，仓皇飞上云端。

一年后，尾巴的伤口好了，秃尾龙又悄悄来到小池塘边，打算向樵夫赔罪、道歉。奇怪的是，池塘水干了，樵夫死了！

“谁叫你多管闲事，带一条恶龙回来。儿子给它吃了，看不把你气死。这下好了，连个送终的孝子也没有。我走了，我背不动你上山入土，反正以后也没人给你上坟，你就安心当个孤魂野鬼吧！”

樵夫老婆又在哭天喊地，哭完后，将三炷香插在池塘边的一口枯井前，磕了几个头，起身走了。

秃尾龙悲恸欲绝，默默在山上掘了个坑，接着，秃尾龙探入枯井，把樵夫的尸体卷起，送入坑中，筑了一个小山一般的坟墓。然后，趴在坟头上失声痛哭。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大声，哭声撼倒了十里山林，流的泪水，注满了干涸的池塘。

自此以后，每逢清明节那一天，秃尾龙都会准时到樵夫的坟头祭拜，过谷雨才回家。这十几天之中，天空时不时雷鸣电闪，突下瓢泼大雨。那是秃尾龙的哭声和眼泪。

2

“过谷雨搬就好了！”

瞎公捋一把大雨淋湿了的白胡须，调整脑袋，独眼寻找天的方向，说出进草棚后的第一句话。之前，草棚里的人吵吵嚷嚷，他一开口，只听见外边的雷雨声。

大雨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挑这个时候。村长金松心里诅咒了无数遍老天，他知道瞎

公跟他讲话,忐忑不安挤出人群,用衣袖揩干一张条凳,搁到瞎公屁股后。

“叔公,是、是急忙点了,我和你想的一样。不过,韦乡长讲,过了谷雨,怕小河涨水出不来。唉!本来好好的天……”

天空连续响了几声闷雷,瞎公稳稳坐下,摸出插在后领的长烟杆,一圈一圈地解开绕在烟杆上的烟袋。身后一个穿线褂的青年拿起烟袋,抓出一撮烟丝塞进烟锅,金松麻利地划燃一根火柴。

“雨又大了,这里是草棚吧?我没见有墙壁。”瞎公不是全瞎,有一边眼能看见人,但不说话他分不清男女。

“是,是供销社放炭的草棚,过云雨,躲一下就好。”金松很是担心,草棚开始渗水。要知道,把全村六十多户近二百口人迁移出来,是件了不起的事。万一这场雨节外生枝,一年的功夫白费了。

“先来的人过得好咩?”瞎公一锅烟只吸三口。

“好,叔公,他们有活路做了,石肉村安排进石灰厂、石渣厂。屋是砖墙,盖瓦的。”

搬迁分三批,瞎公是第二批,金松原先打算让他走第一批,以便别的人吃下定心丸,可特意给他打的屋没好,这样又拖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,金松心里七上八下,今天出门很顺利,谁知离石肉村不到一里地,碰上这场急风暴雨,搬迁的木排只好提前上岸。

“叔公,你们在这里呀?”

这时,草棚外跑进十几个黑脸汉子,这些人的脸说是黑,比起瞎公身边那个穿线褂的小伙子,更像天生不干净,淋了雨跟镀了一层油似的,又黑又亮。

金松像见到鬼一样,脸色刷地一下变了,上前挡住来人。

“叔公,石肉的人,一碗水端不平!”说话人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壮汉。

金松呵斥道:“牛绳,叔公才上岸,给他歇口气得咩?有事晚上我买酒你们吃,一样样摆。走,你们回去,灰厂不是忙吗?你们这样随便跑不好的!”

瞎公那只独眼扫过牛绳一伙人,最大限度地睁开,固定在金松身上。刚好天上响了一声暴雷,金松不由自主后退两步。整村搬迁,难免有照顾不周的事,他最怕先来的人向瞎公告状。

“讲!挨打还是挨饿?”瞎公自己摸索装上一锅烟。

牛绳给瞎公划火柴说:“不是,叔公。分给我们的地,一起在山坳里头,没有水利沟,就看天,种什么鬼?还有,去石灰厂做活路,重的分给我们,累死累活一天得七块五,他们石肉的人,做好做的,一天得十块。”

“是啊,以前讲好全部砖瓦房,来了才晓得,人多的家才有砖瓦房,人少的住泥房。”

“房子间间漏雨,讲得好看,床都帮铺好,床架的鬼影也不见,我家睡一个月泥地了。”

“叔公,凭什么不许我们烧炭?石肉哄我们来做苦工的,我们想回去烧炭!”



轰隆隆！天上一阵连绵不断的雷声也来凑热闹，草棚里的人被迫停下交谈。金松舒了口气，偷偷在二弟金汉的耳边说：“穿雨衣，骑我的单车去村公所，喊韦乡长马上来，跟他讲，他不来可能搬不成了。”

支走二弟，雷声停了，雨也下得稀了，天色却暗如黑夜，不像要雨过天晴。金松担忧地抬头，看出草棚外的天空。天上波诡云谲，闪电如刀，耀眼的光线从四面八方射来，草棚仿佛处于千军万马的包围之中。

瞎公也在望天，吸完第三口烟，烟杆扣下地时，磅礴一声，雷公爆发出它有预谋的霹雳。天边撕裂了，橙红色的裂缝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，龙口中蹦出一只亮丽的火球。火球是朝草棚发射的，而且针对某一个人。

草棚被准确击中，火球掀开一个大窟窿，引起剧烈震荡，草棚顶摇摇欲坠。草棚下，女人叫、孩子哭、男人惊惶失措，有的索性跑出棚外，乱作一团。

“莫出去！”

瞎公大概没看清火球，坐条凳上岿然不动，转脸吩咐穿线褂的青年：“莫全，喊牛绳几个抱紧木头，莫给棚子垮了。金松，喊女人娃崽站中间来。金松、金松……”

“阿公，金松哥跌在你后背。他、他的脸……”莫全死死撑住瞎公身后一根倾斜的支柱。他是瞎公的孙子，也是瞎公唯一的嫡亲。

瞎公躬下腰板，手往后捞了几把，终于摸到金松的脸了，独眼再一次最大限度地睁开，缓缓仰头向天，口中不清不白地咒骂了几句，悲怆地喃喃道：“我该死呀，我该死！”

“叔公、叔公！金松哥哪样了，金松哥……”

顶另一根柱子的牛绳大声问，女人的哭声做了回答。牛绳看清金松的模样，脑袋狠狠地撞向柱子，草棚又是一阵摇摆。

霎时间，雨停了，闪电不见了。天上的黑云变白云，太阳得意洋洋浮出半空，天边跳映出一道七色彩虹，像表演给瞎公的独眼观看。

“阿公，龙杠出来了，雨停了，阿公、阿公！”

莫全叫了几声，瞎公艰难地低下头，沉声道：“那是秃尾龙！”烟杆撑地，抖抖索索站起，蹒跚地往草棚外走。这一刻，他才像个年过八十的老人。

3

石肉村村公所是一幢三层楼，建在大路边。

韦尚军每次踏进这栋楼的大门，感觉都像回家。好笑的是，他自己当村长的时候，很

少走大门。他家在村公所后头，为抄近路，一般从村公所泥墙的大裂缝钻进钻出。那时他年轻，刚退伍回来，不知道注重自己的形象。

站在三楼窗前，全村的房屋尽收眼底，韦尚军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。虽是大雨滂沱，但再也不用操心谁家进水谁家房塌了。十几年前，村里别说看不见楼房，瓦房也稀罕，现在草房找不到了，几乎变成清一色的小楼，剩下的瓦房数得出。别的不提，单凭这一点，石肉村无愧于山区样板村的称号。他坐上副乡长的位置，也当仁不让。

点燃一根烟，韦尚军表情复杂地望向雨中的公路。出入村口的高岭上，公路如一条蟠龙卧在上边，蔚为壮观。实际上，路面已经破破烂烂，坑坑洼洼一直延绵到乡里。来时，吉普车轧进一个大坑，颠得他下巴磕上车门，现在仍隐隐作痛。不过，是这条路改变了整个村庄，也是这条路，差点要了他的命，并且，成全了他的今天。当初修路，集资和派工够难的了，更难的是，直接毁掉的几百亩水田，是全村祖祖辈辈的保命田。好不容易开工了，开山石炮又炸掉了十几家的祖坟。大年三十半夜，如果没当过工程兵，不能瞬间分辨窗外扔进的燃烧物是炸药还是炮仗，他一家老小恐怕全部遭殃。第二天，他没有声张，也不报案。村里会使炸药的人，全是他手把手教授的徒弟，追查不难。他将熄灭的炸药包绑在背上，照常走东家串西家，继续动员修路。直到村里大多数人站出来支持，他才解下炸药包。

轰隆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响起，韦尚军全身一震，手上长长的烟灰四处散落。从乡里出来，准备到河边迎接莫寨的人，突下大雨，他不得不进村公所。

“尚军哥，吃饭吧！”石肉村村长覃良端来一大盆炖猪脚，“膛鸡你不给，将就吃点。”

韦尚军深深吸了一口烟，扫了一眼办公桌上的猪脚说：“我哪里吃得下？唉！不晓得莫寨的人到哪里了，能不能及时靠岸？有没有地方躲雨？我最担心小河发大水。”

覃良不在意地说：“不要紧，今天是谷雨，秃尾龙回家，雨过得快的，年年这样子，小河水发不了恁快。”

“嗯，打过这声雷，雨看样子要停喽！”韦尚军伸手出窗，雨下得稀了。

“覃良哥，莫寨有人来了，喊韦乡长马上去河边，他们在供销社的炭棚！”楼下有人大声传话。

覃良将盛好的两碗饭放桌上说：“尚军哥，你吃，我下去问是什么事？”

“莫问了，我马上去河边。”韦尚军快步下楼。

搬迁莫寨，韦尚军忧心忡忡是有原因的。这件事，是他上任副乡长后负责的第一件大事。搬迁是为了扶贫，由县扶贫办和移民局策划，县委开始并不赞同，碰巧省里来了几个植物学家，去莫寨考查了几天，说是发现许多国家保护的珍贵树木。而莫寨以伐木烧炭为生，破坏极大，建议减少烧炭，最好是全面禁止。专家似乎总是对的，县委权衡再三，终于同意了。但是，反对的声音也很大，包括在乡里，许多人认为是好大喜功。这样一来，



韦尚军倍感压力。深知此事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。

吉普车驶到河边只用几分钟,供销社的炭棚已坍塌,一个人也看不见。覃良从车窗伸出头,骑单车的金汉远远跟来。

“金汉,你哥他们呢?”

“怪了,刚才在这里躲雨的呀?”金汉气喘吁吁地四处张望,“哦,那边有人。”

远处,几十个人在河滩上走,韦尚军心宽了许多。可车子驶近,他又紧张起来。这几十个人是送葬的,女人头缠白布,哭哭啼啼,男人垂头丧气,不言不语,最前面的是一口棺材。

“村里哪个家有人出山?”韦尚军不安地问。

“没得哪个过世呀?这几年日子好过了,咱们村没死过人呢。”覃良在后座拉长脖子看。河滩走不了车,车子绕到河滩上头的一条牛车路。虽然与人群平行了,仍有相当的距离。

“怎么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得?”韦尚军看清人群的脸目了。他当了六年村长,石肉村一百多户,哪家的门坎他没踏过?哪家的碗他没端过?从老到小他都认识。

“哈!抬棺材的有一个是牛绳,是莫寨的人。”覃良发现不是自己村的人,很是高兴。

韦尚军心里一沉,叹息道:“怎么这节骨眼上死人了呢?”

覃良递来一支烟说:“尚军哥,你又不是不晓得,莫寨除了瞎公,没几个人活过六十。”

韦尚军微微点点头:“嗯,那是因为他们烧炭,成天吃炭灰,吃炭灰容易得肺结核、肺气肿、肺癌……咦,怎么不见莫金松。不对头,进村往东,他们往西?啊,不好,快停车、停车!”扔掉刚点着的烟,惊叫起来。

骄阳下,抬棺材的几个人中,走头扛的赫然是表情肃然、白髯皓首的瞎公。按照风俗,抬棺材的应该是年轻小伙,更讲究些,走头扛的一定得未婚,或者全部挑未婚的小青年。正常情况下,长者不会参与。眼下,年过八十的瞎公抬棺材已经不正常了,何况走的还是头杠。所以,韦尚军吓一大跳。

河滩上是红土夹沙子,雨水淋过后,泥淖不堪,踩下去沾脚,走起来溜滑。瞎公眼睛不便,跨出每一步都非常艰难,有莫全一旁搀扶,人群前进的速度还是很慢。瞎公抬头扛,大家有异议,可他独眼一睁,谁也不敢出声。

棺材沉重结实,米锥木做的料。二十年前,瞎公自己动手打制防老的。米锥木又硬又沉,整整用了一年才完工。平时,放在堂屋当凳子,坐的人多了,面板变得光滑油亮。早上出门,金松亲手将棺材抬上木排,谁知不到半天就派上用场,装的还是他自己。

“牛绳,出什么事了,哪个死了?”覃良跳下吉普车,远远发问。莫寨是自然村,所有人通归他这个行政村一把手管。

抬棺材的人望了一眼吉普车,没有人回答。牛绳待韦尚军和覃良走近,向两人吐出一

泡口水。瞎公仿佛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一脚深一脚浅，踏出一个个脚印。吉普车从牛车路上冲下河滩，横着挡住去路，他不用莫全提醒，自己调整方向，准备斜里穿过。

“请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已经喊人帮忙来了，大家到那边树阴歇困好咩？金松，莫金松！”韦尚军一边高呼人群停步，一边在人群中寻找金松。没看见金松，他的话也有去无回。

“叔公，哪个不在了？牛绳，我大哥呢？”金汉踩单车来了，停在棺材旁。

瞎公看见他，口中哼了一声，左脚打滑，似乎被肩上的扛压倒，棺材也歪了。莫全眼疾手快，一手搂住祖父的腰，一手托起扛头。牛绳大声哭起来，流的鼻涕比眼泪还长，拍棺材道：“金松哥、金松哥在里头，雷劈的……啊！金汉，金汉……”

金汉惨叫一声，仰面栽倒，单车压到身上。牛绳抬扛手不够长，没把他抓住。

怎么偏偏死的是他？

韦尚军头一眼看见瞎公抬棺材，已有不祥的预感，但万没料到死的是莫寨的村长，而且是遭雷劈。遭雷劈意味着什么？大逆不道、作恶多端、伤天害理……总之，遭雷劈的绝不是好人。这种说法，从来不缺信众，显然，莫寨人将金松之死视为凶兆。

“尚军哥，不能给他们回莫寨。”覃良凑近说话。莫寨人忙于救醒昏倒的金汉之际，组织来迎接的石肉村村民到了，他的胆量大了起来。

站在烂泥中，善于随机应变的韦尚军，竟也六神无主。听了覃良的话，故作镇定说：“拦住他们，喊派出所的同志帮忙。”

搬迁莫寨到石肉村，覃良持保留意见。其中最大的原因，是莫寨与石肉两村历来不和，但他不能公开反对，那样别人会以为他有私心。保险起见，他悄悄带来两个乡派出所民警。

指挥完十几个石肉村村民挡在吉普车旁，覃良让两个民警站身后，自己高喊道：“你们给我马上掉头！有话讲话，有理摆理！牛绳，你们几个，棺材先放下。”他叫的是牛绳，望的是瞎公。

无路可走，牛绳想停脚，可瞎公不停，直直往挡路的人群撞。双方就要有身体接触了，韦尚军看势不对，吩咐挡路的人慢慢后退，走近瞎公说：“叔公，你老人家先停下来，听我讲两句好咩？你对搬迁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条件，我做晚辈的听你的。”

瞎公脚是停了，却扭头跟莫全说：“去看你金汉哥，带他先上木排。”说完，又迈开步。

韦尚军非常尴尬，瞎公从始至终不看他一眼。这个外号“独眼蛇”的老军人，曾是当年山里土匪闻风丧胆的人物，哪怕县市领导也礼让三分。他只好转向人群发话：“莫寨的父老乡亲，请大家听我讲，金松不幸过世，我很难过，不过这是意外，是自然灾害，和搬迁无关。大家莫要害怕，相信村里，相信乡里，搬迁是为了大家过上好日子，不是我韦尚军强迫你们搬的。我晓得，出了这种事，大家联想到封建迷信的说法，那是没有任何科学依



据的，世上不存在鬼神，也没有秃尾龙……”他以为从县党校大专班毕业，口才进步了，可讲得唇干舌燥，莫寨人充耳不闻，木然从身边经过。只有牛绳回了一句：“死的不是你，你当然不信。”

“反了，反了，这帮炭鬼想造反了！尚军哥，我看不来硬的不得了。”覃良捞起衣袖，两手撑腰。韦尚军也有点恼羞成怒，沉脸道：“不准任何一个人上木排！民警同志，这是聚众闹事，看你们的了。”

莫寨的队伍绕过了吉普车，逐渐接近水边的木排，一直向后退的两个民警首先停住了，身后石肉村的村民手持扁担，在河岸边站成一排。一个民警拔出手枪，朝天扣了一响。枪声在群山间回荡，久久不息。顿时，女人小孩的哭声变成了叫喊。

“卸扛！”

瞎公一声暴喝，棺材落地了。莫全要来帮手，瞎公抓住他的肩，一把抽出他挂在腰间的柴刀。两个民警见状，枪口立即指向爷孙俩。

瞎公惨然一笑，白头高高昂起，嘶哑的嗓门朝天咆哮：“天收莫家人，莫家人给天收！”猛地拉扯身上发白的旧军装，几颗扣子脱落，费劲地将左边胳膊从袖筒里抽出，接着，左手扶棺材面，柴刀架裸露的左肩头，深深划下一刀。血花从古铜色的皮肤里冒出，顺着胳膊流淌到棺材上。

突然间，莫寨的女人孩子安静了，男人们默默集中到棺材周围，个个表情肃穆，学着瞎公的样，扯开衣服露出左肩，手放棺材上，连昏倒醒转的金汉也加入其中。烧炭人身上大多背柴刀，不一会儿，棺材面板上血迹斑斑。

“上扛！”

瞎公这一声中气十足的吆喝，与头先的雷声有得一比。棺材离地，二十几个裸肩流血的男人手挽着手站在两旁，与棺材并驾齐驱。

“尚军哥，不、不好办了，他们、他们想拼命！”

站最前头阻挡的覃良看傻了眼，说话打了个哆嗦。棺材逼近，退进水里也不知道。左右一看，身边居然一个人没有，韦尚军和本村村民早已闪开，连两个民警也不见了。他这下慌了，撒腿就跑。跑到韦尚军身边，心有余悸说：“我、我见过一回，马背屯打伤他们一个人，派出所半年没破案，他们也这样子搞，愣是从马背屯揪出凶手来。”

韦尚军不想说话，铁青脸目送莫寨的老少登上木排。这一幕他似曾相识，那个身上背炸药包的人仿佛出现在眼前，而且，不止一个人。



1

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！”

唐少阳提高嗓门儿，愤然而起，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回响，一改往常的柔声细语。同时，翻起白眼，向眼前的三十几个男女扫射，像怪罪这些人做了错事闯了祸，打算从中拉出一个训斥。众人噤若寒蝉，低头不语。

韦尚军一脸难堪，他刚刚讲到莫寨人上木排，唐少阳按捺不住打断。

“这句话用滥了，你们应该很熟悉，出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”

唐少阳似乎满意众人的反应，原地转了个身，白眼不见了，脸上的表情恢复如常。双手反剪到背后，缓缓踱步，开始侃侃而谈。

“接下去的几句话，更值得大家熟悉，一点忽略不得。‘若使民常畏死，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’意思是，如果使得老百姓常常怕死，抓起作恶多端者杀掉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，谁再敢胡闹滋事？那么，怎么样使得老百姓怕死呢？今天，结合秃尾龙事件，我讲三个问题。民生、民乱、领导人……”

“事件”这个词，韦尚军听着很刺耳。幸好这里是市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室，不是县党委或乡党委的会议室，莫寨“拒迁”如何定性无关紧要。事实上，这件事的结果，出乎他的意料。县里、乡里非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，事后，还送他到市党校脱产读本科。

“啊，怕死这个词刺耳，太冷血了，咱们换成珍惜生命。珍惜生

命,恐怕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无须多费口舌,其实,没那么简单,珍惜生命,你得让生命值得珍惜才行。人生下来要吃奶,断奶后,要吃粮、要穿衣;长大了,要娶妻嫁人、生儿育女;成家立业后,又要养家糊口。这是一个人最最基本的生活轨迹,也是积累自我尊严的每一个步骤。如果从小吃不饱穿不暖,到大还是饥寒交迫,没有丝毫生活的乐趣,更谈不上什么尊严了。所谓贱命不如狗啊!你说,这样的生命值不值得珍惜?活成这个样子,有生不如死的念头不足为奇。具体的例子,你们比我见识得多,这就是民生问题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,其中一民是民生,改革开放二十多年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目的是什么?同样是为了解决民生?民不聊生,国将不国啊!”

唐少阳到这个班上两节课后,渐渐形成了规律。每节课的上半节让学生发言,下半节才开讲。今天,韦尚军第一次在课堂上发言,他是被迫的,唐少阳上一节课结束前,点名要他准备。这不算刁难,一个学期快过去了,别人发言好几次,他仍旧牙关紧闭。无奈之下,他托出了“秃尾龙事件”,这是伴随他两年多的梦魇。

“秃尾龙事件,还不能定性是民乱,但可以说是民乱的萌芽。无论古今中外,民乱都是执政者头痛的事,一旦失控,直接危及社会稳定、国家存亡。不过,民乱区别于造反、起义、政变,因为它没有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,即使有,也不统一、不明确,说白了,是一群无组织或组织涣散的人,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聚众闹事。暴发时,并不是针对执政者,往往是偶然引起的,秃尾龙事件就是这样。本来,扶贫移民是解决山区民生的一个办法,却被秃尾龙坏了好事。可这算不上倒霉,还有更离奇的。比如,一九六八年,法国暴发著名的五月风暴,上千万人罢课、罢工、罢市,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,知道导火索是什么吗?居然是因为一所大学颁布的校规,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。”

唐少阳说到这儿,全班哄堂大笑,韦尚军也笑了起来。有笑声、有起哄声、有争吵声,是唐少阳的课堂特有的现象。路过的人,往往以为在开联欢会。这种现象,是从唐少阳的第一节课开始的。不过,初次见到这个样子像大学生的大学老师,班里的那些局长、镇长、乡长、科长,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
那天,上课时间到,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闯入教室,左手抱一盆盆景,右手拿一个紫砂壶,右腋下还夹着一幅蒙了白纸的画框,埋头埋脑走上讲台。大家以为是个迷路的搬运工,班长关勇去驱逐。小伙子表明身份后,个个眼大如牛。

“这是盆景,这是紫砂壶。”

唐少阳将盆景和紫砂壶摆上讲台,像个推销员一样介绍。话音未落,全班人笑得打跌。他也不恼,拉椅子坐讲台后,从盆景的盆里取出一只小茶杯,端起紫砂壶斟满,悠然自得品尝。似乎预料到会遇上这种情形,特意泡茶准备。待到重新安静,才停止品茶说:“见笑、见笑!相信在座各位,有这方面的高手或玩家,即使像我这样的门外汉,也知道这



棵榕树盆景,造型新奇,样子美观,而这个紫砂壶呢,做工相当精细,胎体摸起来像婴儿的皮肤,可以说,这是两件艺术品。但是,我们不是艺术学院,是行政学院,各位也不是艺术家,是公务员。你们的工作,最忌感情用事,最忌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事物。关勇,你是警察,遇上凶杀案,你关心的该不是尸体摆放的造型吧?曾美华,你是税官,也不是看企业的写字楼或厂房好坏来定税的吧?刘晓刚,你是镇长,你肯定不会根据手下的长相来安排工作。江文,你是监察局的……”

连点了几个起哄最厉害的名,唐少阳走下讲台,继续说:“作为公务员,应该用什么眼光看待事物呢?答案写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了,没错,实事求是!那么,现在,有请各位,用实事求是的眼光,看一看这个紫砂壶,它最像什么东西呢?第一眼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”

关勇嬉笑嚷道:“最像男人那话儿!”这下全班又是笑成一团。

“对!”唐少阳大声赞同这个答案,“确实像男性生殖器,就是这么简单。”走上讲台,提起紫砂壶往茶杯斟水,形象化这个答案。教室里男人表情暧昧,几个女人则露出鄙夷之色。

“紫砂壶的答案出来了,轮到这棵盆景,还是实事求是,像什么呢?”唐少阳再次发问。这一次回答的声音此起彼伏,但他总是摇头,最后没人出声了,他只好说:“这个答案的确有点难度,如果在清朝的学堂,可能很快有人答对了。为什么呢?大家请看,这一根枝干,特别扭曲,几乎折叠在一起,显然不可能自然生长,是人为造成的,玩过盆景的人都知道,在它初长的时候,把枝干弯曲到最大限度,用绳子一圈圈绑定,天长日久,就会形成这个样子。而在清朝,女人是缠足的,家家的女人都为了拥有三寸金莲,捆绑脚丫,跟这个盆景造型异曲同工。”

这番话没讲完,全班男女都像生吃了一只苍蝇。唐少阳却视而不见,提起那个画框,撕开蒙在上面的白纸,把画面朝向讲台下靠到盆景上。

“哎哟,唐老师,你想让我们全吐了还是怎么的?”关勇只看一眼,发出抗议。其余的人也议论纷纷,表情厌恶。那是一幅裸女油画,只是这个女人鼻子塌、眼睛突,两片嘴唇厚厚的,胸前耷拉的乳房像两只干瘪的布袋,身躯却膘肥体壮,整个人丑陋得不堪入目。要命的是,画面栩栩如生,连女人腋下和胯间的体毛都很逼真,俨然是写实人体。

这时候,唐少阳似乎很开心,双手插进裤兜里说:“我本来想让大家给这幅画估个价,看样子,你们没兴趣了,不过,千万不要冲上来毁掉这幅画。这可是国内的油画珍品,十年前拍卖价是五十万人民币,现在应该翻了几倍。我从收藏家那里借出来让大家观赏,还特意请学校的两个保安作陪。”

所有都不言语了,有的惊讶,有的沮丧,有的恼怒,一个个变成了受委屈的孩子。

唐少阳停顿了一下,正色望向众人说:“怎么样?实事求是,很容易吧?其实也很不容易。大家的反应可以理解,但是,你们想一想,在工作中,有多少事情,轻而易举或千辛万

苦发现真相了,又不愿意接受真相、不敢接受真相?甚至有时候,不得不反过来隐瞒真相?如何做到实事求是?有两句话对大家可能有所帮助。好人好事看反面,坏人坏事看正面。这里,涉及到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……”

唐少阳的第一节课,韦尚军印象最深的,是此人对全班学生了如指掌。包括他这个来自全省最贫困县最贫困乡的副乡长,也能准确叫出名字,讲出他带领石肉村脱贫致富的事迹。可以肯定,在课前研究过所有人的档案。这是不可思议的事,读本科到最后一学期了,韦尚军不记得有哪一个老师真正认识他,连班主任也常常叫错他的姓。课后,关勇去打听这位比全班学生都年轻的老师,才知道唐少阳是从省委党校下来支教的副教授。

严格地讲,唐少阳上课完全脱离教材。可是,按教材照本宣科,又有多少学生听得进耳朵?进入党校的学生,学知识的多还是混文凭的多?大家心照不宣。可能因为“盆景、紫砂壶、裸女”传开了,唐少阳的第一节课过后,有一段时间,每次到韦尚军这个班上课,走廊里总是站满了旁听的人。学校自然乐见,索性每周多安排唐少阳上一次几百人的大课。

“韦尚军。你去做过瞎公的工作吗?”唐少阳喜欢在课堂上与学生直接交流。

“做过一次,没做通,后来是村长金松做通了。”韦尚军实话实说。他知道唐少阳从不在课堂上责备学生,就算激动如刚才那样翻白眼,也绝不恶言恶语或讽刺打击。

果然,唐少阳点点头,坐上讲台说:“嗯,这就对了。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,领导人!在座各位,绝大部分是带长的领导,但是有一点,谁也不及瞎公。那就是忠心耿耿的手下,这些手下,团结、心齐,愿意跟随他赴汤蹈火甚至洒热血抛头颅。你们有吗?肯定没有。哈哈,这是题外话,暂且不讨论愚忠的好坏。大家必须思考的是,如何与瞎公这样的民间领导人打交道?这种领导人,不止乡下有,城里更多。比如,建筑工地的民工头头、车站码头的装卸工头头、农贸市场的小贩头头,等等,最常见的是住宅区的业主代表。这些人,有的是自然形成的,有的是推举出来的,有的甚至靠武力出人头地。不管是否乐意,你们迟早会跟这些人打交道,或者,和韦尚军一样,已经打过交道了。当然,我无法给你们提供神机妙计,我只能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些人的特点。首先,这些人大部分是隐身的,他们深知枪打出头鸟的危险,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找出来,或者逼出来……”

唐少阳并非对“秃尾龙事件”情有独钟,因而借题发挥。学生的发言,他不反对吹嘘自身成绩,但更鼓励诉苦说难或针砭时弊。一学期下来,他上课的主题,全部由学生发言引出,内容八成是官场的灾难、丑闻、奇案,或糊涂事、混账事、倒霉事,尽管许多事例与发言人没有丝毫关联。毕竟,有一官半职的人,没几个愿意自揭短处痛处。然而,韦尚军不后悔老实讲出自身经历,上完这一节课,他感觉像当年从背上解下炸药包。

星期五下午,家不在市里的同学,大多懒得在教室露脸,直接回家。韦尚军也打算回家,但他坚持上完最后一节课。

“今晚申奥直播,有几个弟兄在茶楼订了包厢,咱们一块去!”

关勇年纪比韦尚军小几个月,却像老大哥一样关照他,了解到他在市里无亲无故,每逢周末,必会拉他回自己家或到外边吃喝玩乐。

“不了,我等下要去搭班车。”韦尚军解释了回家的原因。

关勇也不强留,问过车次时间说:“去收拾一下吧,我送你去车站。”

在市党校学习快两年了,韦尚军非常刻苦。从县党校拿到大专文凭之前,他的学历只是初中,文化基础不是一般的差。但他好强,加上离家远,除了学习,心无旁骛,第二个学期就跟上了其他同学,拿到本科文凭已不成问题。用关勇的话讲,他是市党校唯一的学生。不过,他的收获不止文凭。作为一个山里人,在城里生活两年,那种大开眼界的感受,旁人是无法体会得到的。另外,他还交了不少朋友,这些朋友个个身居要职。

“动作真快,不愧当过兵!”

韦尚军回宿舍收拾一些随身衣物,走到楼下,关勇的警车正好开到,笑嘻嘻递来一支烟说:“我们区长昨晚赏的中华,抽一根再走。”

“不许抽烟,送我去火车站!”随声望去,女同学曾美华盈盈走来。关勇眼睛一亮,转而又装作很为难地说:“哇,故意躲着你,还是被你追上我了,真让人感动。”

韦尚军抽烟到半,笑得咳嗽。曾美华三十六七了,年纪比两人大,但美艳的风采一点不输妙龄女郎,是党校里少见的美女,谁都喜欢跟她接近一点。韦尚军没贼心没贼胆,同样希望多看她几眼。

“得了吧你,赶快离婚呀,小心我追到你家去!”

曾美华走到车边反唇相讥,又着急地娇嗔:“抽什么烟呀你们,我赶不上火车了!”关勇听话地扔掉烟,打开车后门说:“请上车吧,小姐,保证赶得上。”韦尚军不舍地猛抽两口那支价值几块钱的烟,跟后坐进副驾座。

学校大门外路边,唐少阳招停一辆的士。的士开过头了,离他有好几米才停稳,他慢条斯理走过去,刚走到士旁,两个男女狂奔而来,生生抢在他前头打开车门,像两条鱼一样钻进车内。

关勇正在给守大门的保安停车卡,看到这一幕,忍不住大笑:“哈哈,唐老师这么打车,天黑也打不上。”韦尚军说:“叫他一起吧,反正有座。”担心曾美华反对,转头望后座。曾美华像没听见两人的话,拿出手机拨打。

